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三十六回 小福祿飛鳳山定婚 白豔紅范相府留東

家住湘江渡岸頭，持竿躍上釣漁舟。終朝水面為活計，不是魚兒莫上鉤。

話表小福祿被巡兵攔路喝問，不由的一驚，遂應聲答道：「是我。」巡兵挑起燈籠，近前一照，趕著垂手而立，躬身問道：「姑爺黑夜往那裡去？有何公幹？」福祿說：「我奉小姐之命，派我巡查山寨，恐怕爾等因酒誤事，故而發此令箭，速與我備馬。」嘍囉不敢怠慢，立時將馬備到。出了寨門乘驥，嘍囉相隨，行至山麓。福祿勒馬向嘍囉言：「這令箭交與你，你可代我往各處巡查，速去速來。我在此等候。」嘍囉答應，遂接令，便往各處巡查去了。福祿見嘍囉去遠，便把馬加上一鞭，如飛而去。

且言白豔紅酒本無多，也非大醉，傾刻酒興解散，只覺遍體微涼，睜開倦眼向床外一觀，不見徐公子在屋。遂下得床來，走到案前。但見一幅箋上寫了許多行楷，就燈下一看，只氣得蛾眉倒豎，兩淚交流，罵一聲：「薄倖郎，騙得奴好苦。」遂取了一柄寶劍，走出房外，喊醒飛雲、掣電，說：「跟我走。」二婢不知何事，出了後堂，三人一齊兩足一蹬，便飛入空中，真如電掣風馳往山下追去。追到半途，遠遠見一人騎馬往前飛奔。白豔紅本是劍俠，飛雲、掣電二婢女與白小姐藝術不相上下。白豔紅說：「那前面騎馬的大約是他，急速將他趕回。」飛雲、掣電一聲答應，霎時已至福祿前，從半空落下，一聲喝道：「徐文炳你向那裡走？你竟敢私逃。」遂將手中劍向福祿臉上一晃。小福祿正然加鞭飛跑，忽聞迎面有人大喝，心驚不已。見寶劍在臉上一晃，只嚇得膽落魂飛。定眼一看，正是白小姐同二婢女立在面前。但見他身穿大紅繡花金鑲密扣緊身短襖，下穿水綠繡花紮腳罩褲。二婢女皆是身穿元色湖縐白繡花密扣緊身，下穿湖色紮腳罩褲，皆是一臉的怒色。見此光景，急忙下馬，向白豔紅面前跪下，口中哀求：「白小姐，念福祿原是徐家小使，只因主冤未白，情急叩闈，恐言真情，難保性命，因此假冒主人之名。不期蒙太夫人之恩，欲招為婿，那時又不敢推卻，只得勉強應諾。以為待白主冤，回到杭州言明此事，即請我家公子備禮迎娶，兩全其美。孰知太夫人錯愛，即時入洞房，福祿既已假冒於前，何敢僭越於後？而且福祿既以小姐暗訂我家少主人，小姐就是我福祿的主母。以家奴竊盜主母，神明不相容。因此我福祿不敢欺心，故於臨逃之時，特寫書箋，表明初志。冀仰小姐明查，格外垂憐。那期難苟矜全，復勞芳駕。在小姐原難割愛，在福祿不敢高攀，尚望矜憐，俾全名節。」言罷，磕頭不已。白豔紅本是一團怒氣，恨不能將福祿一劍揮為兩段，及至聽了這一番話，不覺可敬可憐，遂含淚扶起福祿，口呼：「君家此言差矣，奴奉母命與君訂結絲羅，並未與徐文炳睹面。況女子守從一之義，君雖為主，奴敢忘君？即使為徐氏書童，係天緣配合，諒三生早定，豈可由人？請君上馬歸山，成就百年好事。」福祿說：「僕為下賤，卿是名姝，以閨閣配高門，方稱抵配。烏鴉小鳥豈敢與鳳凰為伍？況我少主人才貌雙全，非係凡品，尚乞俯憐素志，放我到京，代白主冤，雖粉骨難忘大德。」白豔紅口呼：「郎君何太拘執，奴遵母命，那論公子書童。從一而終，古之大義，奴雖命薄，豈敢效世俗兒女子之態，有所嫌怨？若謂君代主鳴冤，出於至誠，義膽忠肝，實深欽佩，奴豈敢以閨房燕好，私而忘公？只請君定我一言，奴便終身誓守。倘仍拘執，是君不屑與奴家為匹，奴有何面目偷生？請以三尺龍泉相從地下。」福祿聞言，跪倒說：「既承見愛，敢再固辭？只惜彩鳳隨鴉，我福祿實自慚愧。既然錯愛，即一言為定，永矢不忘便了。」白豔紅聞言暗喜，口呼：「郎君既蒙許諾，仍請上山一敘，尚有要言相商。」福祿口呼：「小姐如有見教，當下明示，某心急如焚，不能再留連時日了。」白豔紅說：「妾所言相商者，為徐公子之事。妾雖不才，願成君志，思欲與君同去，沿途固可保護，且可使朝中正直大臣皆知其事。郎君若獨自叩闈，難保準理，還恐有意外之虞。所以妾請郎君再回山寨，你細將徐公子被冤訴說分明，妾便暗助郎君一臂之力。」福祿聞言，半信半疑。暗想：「況我已許他終身，他焉有歹意？或者他能助也未可知。」遂應允上山。白豔紅請他上馬之際，只見燈球火把，由山上下來，小福祿一怔。白豔紅口呼：「郎君勿恐，此是妾飭令飛雲上山報信，令嘍囉前來迎接。」福祿聞言，扭頭一看，不見飛雲，心下更加詫異。只見那些嘍囉手執火亮，已至面前，又備了一匹馬，與白豔紅騎坐，並馬同行。不移時進了大寨，同入後堂。白豔紅將其原委稟明母親，白老夫人也頗贊美，令福祿在內書房安歇，白豔紅仍歸臥房。次日，當著母親問明徐公子如何被冤，福祿又細言了一遍。白豔紅遂將同到京中暗助叩闈一事，稟知白老夫人，白老夫人首肯。

於是白豔紅就同福祿一齊下山。此時已交臘月，不日已到京中。進得城來，白豔紅便向福祿說：「郎君前去尋找客寓，妾不便與你同行，各辦其事。妾夜半必至客寓。」小福祿自去尋店。白豔紅別了福祿，各處詢問朝中誰是忠臣，能在聖上駕前敢言直諫。探聽了半日，已知范其鸞是一不避嫌怨的忠直大臣，連聖上還怯他三分。又打聽明正德皇帝新正月初五日出朝，行郊天大禮。遂到客寓，便將此話告訴福祿，令他預備叩闈。

霎忽已至除夕，白豔紅寫了一幅簡帖帶在身畔，候至二鼓將盡，使出飛簷走壁之工夫，潛入范其鸞府內。只見范丞相同夫人、小姐在後堂飲酒，椒花獻歲，竹爆迎年，闔府歡樂。白豔紅便將身一縮，使一燕子穿簾式，飛身躡入堂中。范相正然端杯飲酒，忽見一陣風將燭光一晃，見桌上有一封簡帖。范相一怔，便道：「這簡帖從何而至？其中必有緣故。」再望四處看視，並無痕跡。范相把簡帖拆看，上面寫著：